

怀念母亲

□ 任海燕

10月9日,对我们全家来说这是一个黑色的日子。下午5点11分,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,望着母亲慈祥的遗容,拉着母亲渐渐冰凉的双手,多少话语不知从何说起,唯有一腔悲情,两行热泪。

母亲杨林英,1941年出生于中阳县城,1960年太谷师范学校毕业,先在中阳铁厂、电厂管理财务,1974年随父亲调到地区统计局。也许是长期与数字打交道养成的严谨,也许更多的是出于天性,母亲对待每一项工作都兢兢业业。她年轻时就患有严重的肠胃病,但从来没有因为身体耽误工作。遇到单位出差,不能吃工作餐,她就自带煤油炉、小米干馍馍,自己做饭。1997年母亲退休后,又拖着瘦弱的身躯承担起了教导孙儿的责任。她不辞辛苦,亲自照顾孙儿初中、高中,直至大学毕业,结婚生子……正当母亲可以颐养天年时,2017年初,致命的晚期癌症又侵蚀母亲本就孱弱的身躯,她以惊人的毅力,豁达的心胸,积极配合医生治疗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现在母亲已经离我们远去了,她面对人生无常的超脱,她严谨的做事态度,永远是我们兄弟姐妹无尽的精神财富。

母亲一生工作勤勤恳恳,兢兢业业。无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企业会计,或是七、八十年代的统计工作,还是八、九十年代的机关财务管理,她一丝不苟,刻苦钻研。直至现在我依然记得家中一摞摞账本上,母亲娟秀整洁的阿拉伯数字,好像还能听到母亲在灯下拨打算盘噼里啪啦的声音。母亲打算盘的技能可谓炉火纯青,不管是加减乘除,四则运算,都能一气呵成,速度之快,决不亚于现在的电子产品。

她负责的统计报表,年年在全省名列前茅;她管理的财务工作多年从未出现任何问题。母亲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多次获得上级领导好评,1990年还被评为山西省第四次人口普查先进个人。母亲尽职尽责,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永远是我们兄弟姐妹学习的楷模。

母亲生性善良,为人热情谦逊,诚恳真挚,无论是对同事、邻里,她都体贴关怀,乐于助人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细粮紧缺,现在年愈五旬的我依稀记得,母亲给家住农村生活困难的同事接济粮食,给父母早逝的同事张罗婚礼,给有纠纷的家庭调解矛盾……母亲待人的尽心竭力换来了人们对她的真挚感情,现在我也在市委大院上班,遇到母亲的老相识,许多人感慨唏嘘地对我说:“你妈真是个好人啊,对待同事,对待朋友,什么时候都是真诚善良的。”母亲重病期间,许多朋友、当年的同事、邻居纷纷前来看望,统计局组织的告别活动,许多已经走上重要岗位的领导和离退休干部闻讯自发参加吊唁,大家共同缅怀母亲的点点滴滴。母亲身上所具有的中国女性善良、贤惠、质朴、勤劳,积极向上的传统美德赢得了大家的高度认可!

母亲一生育有三子两女,我们兄弟姐妹都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。她和父亲靠微薄的工资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活。为了保证子女们都吃饱吃好,她总是能粗粮细作,精心给我们调剂伙食。忘不了小时候的菠菜汤就窝窝头,忘不了那细细匀称的红心包皮面,更忘不了生日时香甜稀罕的煮鸡蛋……记忆中母亲总是家中睡觉最晚,起床最早的



那个人,幼年的我经常是在母亲脚踩缝纫机“哒、哒、哒”的声音中入眠,又在母亲麻利的做饭声中苏醒。母亲总是给我们穿戴得整齐干净,家里也经常安排的井井有条。同时,不管生活怎样艰辛,父母始终坚持让我们接受良好的教育。父母节衣缩食、勤俭持家,把我们五个孩子培养成人,现在我们兄弟姐妹都长的高挑健康,拥有各自稳定的事业,这其中倾注了母亲多少心血和汗水啊!

母亲去世后,携手走过60年、83岁高龄的父亲饱含深情,亲自编撰并手写挽联献给母亲:“六十年风雨相伴,以沫相濡,举案齐眉,心心相依。一朝驾鹤西去,痛失知音,劳燕分飞,形影相吊,悲凄何堪?!”“自入我门寒舍,终岁辛劳,宵衣旰食,无怨无悔。如孟母之教子,呕心沥血,积劳成疾,未报万一,追悔何及?!”一字一句都是母亲60年含辛茹苦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作为家中的小女儿,我从小就体弱多病,幼年时母亲对我照顾最多,用心最深。1980年做过手术的我在家休养,为了既给我增加营养又不影响中午吃饭,工作繁忙的母亲每天上午10点钟利用当时单位做广播体操的十五分钟时间,回家给我补充当时非常稀缺的半斤牛奶一颗鸡蛋,而不到11岁的我不能体谅母亲的辛苦,有时还要发脾气,母亲总是耐心地哄我吃完后,又



匆匆骑自行车去上班……1985年,为了锻炼我的生存能力,父母把我送到南方的一所师范学校学习,母亲给我打点厚厚的行装,写信鼓励我战胜困难。结婚后母亲又时常叮嘱我要孝顺公婆,体谅丈夫,教育好孩子。可以说,我人生的每一步道路,都离不开母亲的谆谆教诲,每一点成绩的取得,都寄托着母亲的殷切期望。

抚今追昔,母亲的一生是平凡的,但在女儿的心中她又是伟大的。晚年的母亲不再那么精明强干,对父亲、对子女多了一些依赖。我曾数次陪母亲去北京、太原治疗,望着母亲因化疗掉落的一缕缕头发,听着母亲痛苦的呻吟,我心如刀绞。对于自己的后事,母亲早有安排,她开明地要求火葬,丧事一切从简。

衰草千里,寒风萧瑟。黄天厚土,阴阳两隔。母亲的离世,使我们兄弟姐妹真正感受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切肤之痛,纵有千言万语难表寸心于万一。现在,再回到娘家,已是物是人非,人去楼空,唯有照片中的母亲向我迎来,微笑如初,慈祥如初。亲爱的妈妈,您放心吧!我们一定会照顾好父亲,愿您在天堂不再受疾病的折磨。“逝者已矣,生者如斯”,妈妈,您的音容笑貌、为人处世,您的刻苦勤奋、忘我工作,您的勤俭持家、艰苦朴素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,它将激励着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不断前行!

我生在那个小山村,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。

——题记

老屋要拆迁,这已经是铁定的事情。但未曾想到的是,当我再次回到村里时,老屋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。

采煤沉陷区村庄拆旧建新,对在农村生活了几百年的农民来说,这也许是好事吧。但我是一个恋乡、恋家、恋旧的人。看着眼前的整个村庄,特别是家里的老屋成为一片废墟,伤感之情不禁油然而生。

故土,再也回不去了。乡愁,却在心间,总也忘不了。

我出身于一个工农之家。父亲在青年时期,因吕梁钢铁厂招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名。母亲则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,一辈子操持家务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城里的居住条件还非常紧张,于是,父母的家便安置在了王家山(上世纪八十年代,由于临近的一个靠后山的叫许家山的小村合并到了我们村,于是我们村改名叫成了许家山)。父亲便每天奔波往返于城市、农村之间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我出生在那个小山村。我的童年,也是在那里度过的。人生,最开心不过童年。生活在那个小山村,我的童年是开心的,无忧无虑的。那个时代,孩子们的学业不像现在这般繁重。学习时间是有限的,而我们的快乐是无限的。学校里,我们没有自习课,课间十分钟、饭余时间,我们尽情追逐嬉闹。放学后,我们常常呼朋引伴,沟坡里、山梁上,处处都是我们的游乐场。我们也在春耕季节到田地里帮助父母干些半劳半乐的,诸如抓住牛尾巴站在耩上耙地的农活儿,也曾曾在放学后或星期天,结伴而行扛着水桶

到深沟里挑水,劳累是有的,但开心也同样存在。我们也曾席地而坐,围在我的爷爷或其他孩子的爷爷身边,听他们讲八路军打跑日本鬼子的事迹,听他们讲仙道僧尼、妖狐鬼怪的故事。

每当寒暑假,我便会跟随奶奶到村外的大姑、二姑家待上十天半月,与表姐、表弟们天天嬉闹玩乐。回想起来,到了大姑家最开心的事,莫过于定时不定时地与表姐们一起去村里的大队院子里看电影。那时候,在我们小山村,看电影的事,只有在过年才有。

上初中后,我住在了离家15里外的乡镇中学,每周只能回家一次。那个时期,许多村民已经在村里原先的耕地区域新建了房屋,条件差点的是砖接口窑洞,条件好些的是纯砖平房。我家连同二叔家建的是连体式六孔砖接口窑洞(每家三孔)。当时,我和父母、妹妹仍然随父母住在旧村区域,而爷爷奶奶因为旧窑洞突然塌陷搬进了新建的窑洞。那时候,耕地还没有放开,农民外出务工的意识还不强,所以,村里的耕地称得上是寸土寸金,就连沟坡处的荒地都有人抢着种上庄稼,种蔬菜是极少的。而

回不去的故土

忘不掉的乡愁

□ 薛锦红

我家新建的窑洞四周非常广阔,爷爷奶奶便在周边种上了西红柿、茄子、黄瓜、南瓜、土豆等各式各样的蔬菜。星期天,是我一周中最快乐的时光。无论有事没事,我都会叫上几个小伙伴从旧村来到爷爷奶奶居住的新家待上半天。秋天的时候,每当离开爷爷奶奶家时,我便带上这些“稀罕物”向母亲“请功”。

上高中后,我进了县城中学,童年的稚气也褪去了很多。但每个周末回一趟老家仍是我一周中雷打不动的日程。除了完成必要的功课,剩余的时间便留给了家里的活计和看望爷爷奶奶。

上大学后,离家更远了。但思乡之情更甚。一个假期回一趟家的频次,很难解消我对故土、对亲人的思恋。人常说,家书抵万金。那个时候,我的表达思乡、思亲的唯一方式便是与父母的书信往来。在信中,我向父母讲述我的学业,讲述我

的快乐和烦恼,我向父母询问家人是否安康,弟弟妹妹是否学业有进,家里收成是否丰裕。

大学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了县城单位,并在县城安了家。但,抽空回老家,仍是我不变的“主题”。尽管近年来,孩子逐渐长大,因为孩子的学业等等事务回老家的频次少了许多,但,回老家看到父母,看到家里、院里、村里的一草一木,仍令我倍感亲切。

曾经,很信奉一句话:父母在哪里,家就在哪里。现在看来,这句话仍然在理。但是,此刻,伫立在狼藉满地的院里,看着已经看不到片砖片瓦、只剩一堆黄土的墙面,看着曾经栽种下的几颗松树,我的心里顿生无限凄凉。移民大政也许没错,但此刻的我,依然感觉,故土,再也回不去了。乡愁,总难忘。我突然后悔,咋就没有在拆除之前留下旧屋的影子呢?

